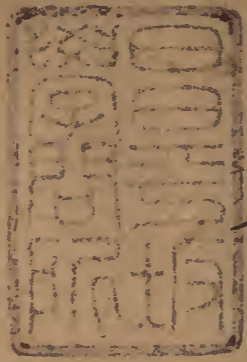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十五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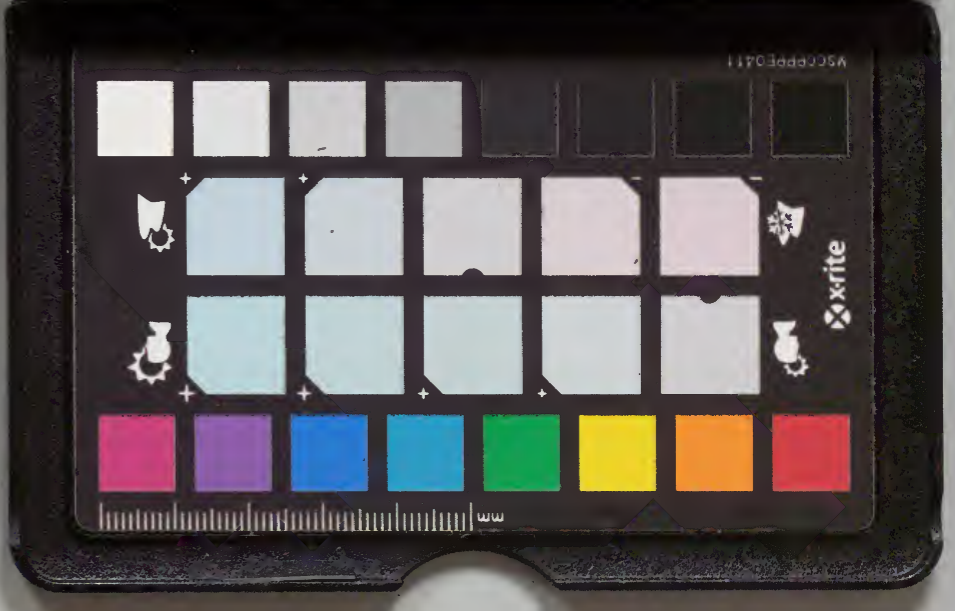
人儒

五十一

庫文閣内			
五	三		漢
函	〇		
一	六		書
一	九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三		漢
函	〇		
	五		書
	九		
三	冊	號	類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51)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廿五

文章文庫

左編

人類

儒

唐韓愈

附皇甫湜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
取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會愈從喪出不四日
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廿五

人類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
職方員外郎愈坐事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
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論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
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
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
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
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女
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
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妥頓當

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
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
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
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
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
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言而罷
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
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
州縣百姓習戰鬥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二月
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

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
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鐸素無狀愈爲文章
字命鐸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
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
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
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
奔走膜頌至爲燔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
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
羣曰愈言訐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
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

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
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
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
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
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鏞素忌愈直卽
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
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
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
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
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

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傑，子擯之，不得共食。愈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迎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材，故賜以

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

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
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
聽出入或問愈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
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
聽其出入則勢輕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
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叅而除紳中
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
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
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
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

人張藉友善二人名立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
卿間而藉終成科第榮于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
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而觀諸權門豪士
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
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
仁義爲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
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
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
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
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

孔子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非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愈自叙云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懼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

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又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怡壻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滄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

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
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
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咲且排先生益
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愈與李翱書曰愈之所爲不自
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
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
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于手
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
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
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

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
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善譽之則以爲憂
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
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
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
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
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
者皆宜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
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

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假言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列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倫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

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未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喞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纒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

至工部郎中下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
裴度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
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
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
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
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唐李翱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
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
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

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
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諡議以爲一據
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
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
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
而忘其實溺於文而乖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
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
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
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過兵以象
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

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諡伏乞以
臣此奏下考功從之會昌中卒于鎮謚曰文敏義不深
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
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
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
公家教是也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
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
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
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
惠景以下亦不皆賢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

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
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
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
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
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
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况是擬望左丘
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

唐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
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

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
便為永訣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
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授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
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
錢主宗元革其法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
其門必為名士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
馬子長崔蔡不多也崔蔡者東漢
崔駰蔡邕也皇甫湜於文章少
所推讓亦謂愈言為然宗元自述曰始吾幼且少為
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

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故吾每為文
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
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
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
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
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
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
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
荀孟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

其趨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
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宗元寄許京兆孟容
書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
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
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
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覩兀事既壅隔
很忤貴近狂疎繆戾陷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
怒加以率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
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
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讐協心同攻外連

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
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
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
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癩痼
以希望外之澤哉少年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
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
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擗婦翁者然賴當世
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實為而有詬欲

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
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如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
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成鍾儀南音卒獲返
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成蒯通據
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
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歿後至御
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
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澳忍下才末技
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務此然才薄力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
纓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
不至氾濫今皆頽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
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
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宗元答韋中
立書曰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
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
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
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

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
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
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爲言
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而東如
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
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以爲過言前六七年
僕來南二年冬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
皆蒼皇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
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
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

日豈真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
而誰敢銜怪於羣日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
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
嗷嗷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
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今師耳

宋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
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修敏悟過人
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
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偃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

必有名于世。館之門下，修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澁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爲官屬，皆有時名。修等游宴無節，惟演去，王曙繼至，嘗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

跋

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爾修對曰：「寇公之禍，政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以爲當黜，修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修復與尹洙書曰：「五六年來，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徙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

擇宰相又
擇諫官
大有爲之
主

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子內院求
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京東西
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仲
淹及杜衍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上修
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
修每勸上延見諸臣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仲淹
等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
於前仲淹等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
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
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

別邪正勸力行諸臣之言初仲淹之貶饒州修與尹
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
起修乃爲明黨論以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修
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
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
廢其五寨命修往視利害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
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
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
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
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

得不廢。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
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修
相遇於內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
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
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會弼與
杜衍、韓琦、范仲淹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書
論之。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
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上使中
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徙潁州，復學
士，留守南京。丁母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

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
修且大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
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
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修知州。言者多謂脩
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
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
有以大稱上意者。上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
舊人惟二人與修在朝廷。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
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患
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姦怪知名者，皆黜去。

始盡。榜出，怨謗紛然。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而變。復古三年，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拯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遷給事中。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修以爲河水重濁，理

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棟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沒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壠之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青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脩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

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修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琦亦開懷不疑。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

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琦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右臣定議於殿上，琦等奏曰：「此事旣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仁宗崩，皇子嗣位，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共
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
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
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
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
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
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
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
密使嘗闕人修當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修修
覺其意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
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服而止神宗卽位遷尚

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隱及在二府士
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
非詰之以此得怨而修不卹也初朝廷議加濮王典
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
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三年爲期
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
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
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
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
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

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
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
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
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
恭爲辯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音問所從
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堅求退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熙寧初知青州時諸縣散青苗錢修乞令民上納本
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
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修自歷官至爲兩府凡
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

王安石嘗歎其可在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
同列少與合者是時修罷叅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
知蔡州安石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
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修懲漢邸之事深
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安石深歎惜之
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鱗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
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
所詆故求歸愈切修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
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年未及
謝事天下益以高修修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

人翁類集 卷之五
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修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曆頽一年而卒享年六十有六謚文忠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嘗奉詔撰唐紀志撰五代史二書舉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歿易意尹洙石介孫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嘗與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案醫書述病證口辯如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
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脈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已
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
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修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
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如楊
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
月後官舍如僧舍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人至
爲立生祠修父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毋以語修修
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
故據此則雜犯原擬死刑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

蓋必意也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
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
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
史之失爲尤多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
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于兩手體不能
一遂詔修刊詳列傳令刪削爲一體修雖受命退而
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
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史白舊制修書只
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
高當書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掄

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修爲始也初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蔣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吳氏育之女於是修與育皆上章自辯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曰言事者以闔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井之

弓

宋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實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懃故得之精嘉祐間與其二

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
十二篇卽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
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歐陽修稱曰荀卿子之文
也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
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
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
爲太常因葺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
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
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自述其文曰洵自分永棄與世
俗日疎隔得大肆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

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
無不如意嘗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
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
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故作權書衡論以擬之由是
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
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
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
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
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胸中之
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

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曾鞏曰洵
益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
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不
能亂肆不能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
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宋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
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嘗讀東漢
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
亦許之否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嘉

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
以救梅堯臣時與其事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
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
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修
見之以書謂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
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終喪授河南福昌
主簿修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
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上初欲用蘇軾起居注
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
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

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為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真之官告院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安石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抗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

必恭順，念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俊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

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
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
及城民心乃安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頗有譏
切時事之言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
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
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
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
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
觸物卽事應口所言無非以詆毀爲主小則鏤板大
則刻石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軾

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
臣意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
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螫龍非
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軾初下
獄張方平范鎮皆上書救之不報衆危之莫敢正言
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
語言謫人案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
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
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
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賞之其後獄果緩卒薄其

罪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難得。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止欲革此。今四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幸。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軾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光。及知樞密院。章惇二人。米炭不相入。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求助於軾。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

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
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
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軾除起居舍人軾辭
之見宰相蔡確自言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
右者軾固辭確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軾曰昔林希
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
亦由此繼補記註光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
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
置局軾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嘗侍上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

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
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
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軾知不見容乞外任
四年知杭州時諫官言宰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
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朝
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
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逮治
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皇
后心善軾言而不能行軾至杭吏民習軾舊政不勞
而治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

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無理至是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混濁多淤河行闕闕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於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船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船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且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軾案舊例使之

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出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湊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

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
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
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
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
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
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
之軾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
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
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
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軾懼請外補乃出

守穎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
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
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
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
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
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
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
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
用軾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
不報時方例廢舊人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

降官制直書其罪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紹聖元年知英州復安置惠州軾以待從齒領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舟中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後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食無有初僦官屋以避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

以助之爲屋三間軾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已乃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軾渡海北歸將居許癘暑暴下中止於常卜居陽羨時邵民瞻從軾游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軾買一宅爲緡五百軾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軾徒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老嫗軾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軾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軾以五

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遂還毘陵不復還地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致仕遂以不起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舉進士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廷堅張來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底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

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予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入人所非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仁宗初讀軾轍制策

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
文官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

宋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
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
廷之事尤爲切至曰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
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
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

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
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
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
代之衰漢唐之季女龍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
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汗以傷和伐性
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
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
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
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
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奔以耗其遺餘臣

此是聖
川

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
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
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為
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
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
官時王安石已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為
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
使轍熟議曰有不便者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
出息二分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
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其納錢

即此事人
自何嘗不
心

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
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
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
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
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
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
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踰月不言青苗
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
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

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押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

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顧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顧役。轍自言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况役法開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

定見之為
害如此何
况介甫

究首尾。忽遽更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顧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不能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

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舍由已。利柄所在。為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徼富貴。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也。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尤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

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

哲宗從之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入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

八
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
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請臣
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
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
陛下遣使案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通經今累歲
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
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
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
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
置若遂養成邊釁開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

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
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
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
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
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去年之秋又復差
法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
產高强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今遣出錢故此二
等人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
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
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

出役錢三貫若經十載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役手力取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取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條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直言姚顛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

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

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抑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榷酤。均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

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試少府監，均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轍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為叢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謀之閹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轍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宋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叅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脩、王安石、諸名士共稱鞏文章。伯玉殊不顧聞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為之記。子固凡脫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謂鞏曰：吾自為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

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鞏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徙知齊州其治以疾姦盜爲本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

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徙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思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鞏在官有所市易取買必以厚予買必以薄于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徙明毫滄二州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鞏所至出敎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

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遠州不遣人至縣縣母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鞏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

賡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鞏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鞏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鞏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遂鞏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故莫能中傷鞏亦不爲之動也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第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

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舍人王震序輩
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
銳其文章之標鷲奔放雄渾壞偉若三軍之朝氣猛
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
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耳中間從
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蜂出先生泊如
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
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
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
去凡除卽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願職守而爲之

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行裕雅重自成一家
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矣陳師
道曾見曾鞏於襄漢間師道携所作以謁之鞏一見
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師道爲之
且授以意師道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
明日以呈鞏鞏云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
略刪動否師道因請改竄鞏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
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師道削去一二百字師道讀之
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師道文字簡潔
如此鞏又常令師道一年看伯夷傳少與王安石游

安石聲譽未振，輩導之於歐陽修。嘗有書與安石曰：歐陽公更願兄稍開廓其文辭，勿用規規摹擬前人。孟韓之文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輩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司馬光日錄曰：元素云：曾公亮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輩父易占時在越，幕遊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願用茲事，敗之。

可惜父會爲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倅守倅從之，會由是坐賊，追停。公亮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賊，英州編管，亡匿於公亮別墅，會赦自出。鞏訟寃，再劾復往英州，因死焉。鞏時不奔喪，爲鄉議所毀。安石爲作辨，曾子以解之。朱熹曰：按鞏父死，南都杜祁公爲治其喪，時鞏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宋張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

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
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
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
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
初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
爲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
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未在潁聞蘇軾計已舉哀行
服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

元姚燧

姚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

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
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噍以女年十
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
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
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請有作者風稍就正於
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
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
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
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諡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
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

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

元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授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上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辯其邪正、然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章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底者矣、秦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

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命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

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夔夔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榮國公集具

藁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給卽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旣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元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

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已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送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臺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甚勿如是

八編類纂
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際已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六

左編

人類 儒

周屈原

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擯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

漢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辟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日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

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三
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暇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旣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

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亾是公者亾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爨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師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唐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北南
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
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
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
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
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
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
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
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
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
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河爲徼通零山道橋孫
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
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
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
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
相如口啣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
故其任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
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
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

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旣美子虛之事
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
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懼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
奏大人賦相如旣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
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天
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
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
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
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

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旣卒五歲天
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大山至梁父
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
草木書篇不采采其著公卿者云

魏王粲

內建安七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
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
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
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六
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
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
弱雖悅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
卒粲勸表子琮令歸曹操。操徵辟爲丞相掾賜爵關
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杖
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
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
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
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

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
之舉也。

始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
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
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
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幹清玄體道。大行修
備。總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
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
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八編卷之三
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曹操云、操祖父中常侍騰、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携養、因賊假位、云云、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臯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臯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摩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瑒各被操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曹丕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

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颺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持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

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迹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

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
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
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儔也典論曰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
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
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爰漏卮圓扇橘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儔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

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
善楊班之儔也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童又
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
附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
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
臨菑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
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
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九擊劍誦俳優小說
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
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後論羲皇以來賢主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
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
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
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
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五官將皆
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
餘言奏之曹丕以爲工賜帛千疋陳雷路粹字文蔚
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
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
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

融有過操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舉其大略言融在
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
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
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
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
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
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
粹轉爲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
爲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一
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徐阮陳路請
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
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
將云仲宣傷於肥、慙、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
孔璋實自龕疏文蔚性頗忿鷲如是彼爲非徒以脂
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
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沛國
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
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
中貞咸熙中叅相國軍事

晉阮籍

附咸瞻字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
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宓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
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
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
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
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初濟恐籍不至得記
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

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
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于里歲餘而爽誅
時人服其遠識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
帝崩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
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
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
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
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嘗從容言于昭曰籍
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籍爲東平相籍乘

車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
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
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
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
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朝論以
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故多祿仕而已籍聞步兵
厨營人善釀有時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
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
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
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

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
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
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
升嘗登庸武觀楚漢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登民牢山望京邑而歎于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
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
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
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
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
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籍口
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
仇疾司馬昭常保持之卒以壽終

晉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
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
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
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
世爲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
權所以得皓所以亾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亾
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

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食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萑美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遷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瑱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各不相悉何至於此哉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叅軍豫誅賈謚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回以機識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

廷尉賴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回旣務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回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惟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全活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太將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

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官。頰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頰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頰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管齊桓任夷吾。以建匡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頰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頰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頰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

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澗水爲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頰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頰。言其有異志。將軍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頰大怒。使秀密收機。與頰賤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亭鶴

八 步 類 集 卷 之 六 人 類
嗾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
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張華嘗謂之
曰。人之爲文。常恨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
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
後葛洪著書曰。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宏
麗妍贍。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然好游權門。與賈
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晉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
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

胡書及琴瑟。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
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
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
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
得一句。卽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
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
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繼
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一時經學名公。咸稱述之。於
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
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

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齊王問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

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參其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兢將以振復宗國爲已任回翔十載卒屈于

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
休矣彭澤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
辭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覬謁其鄉親張野
及周旋人羊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
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
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
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詣潛潛稱疾不見既而語
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
王公紆軫爲榮邪大諸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
君子其臯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道要之潛北遇
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返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
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
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
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
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引後欲見輒於田澤間
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
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爲劉抑後軍功
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
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時
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
潛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
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
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潛示其詩云周生
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
瞿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
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每一醉則
大適融然唯性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
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初

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
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會同
社朝宗靈像也及義義十年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
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
八賢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
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惠遠
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
社惠遠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
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譖忌出守豫
童惠遠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盖未能頓委世緣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潛與惠遠雅素寧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
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蕭統云淵明文章不
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
京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
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
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
隆孰能如是乎黃庭堅曰謝靈運庾信之詩鑪錘之
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
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又曰寧律不諧不
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瘦信之所長也然有

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
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朱熹曰晉宋人
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
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
晉宋人物

宋謝靈運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
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
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爲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瑯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武帝在長安靈運奉使慰勞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

弟晦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筭放盪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傳書監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

直穿池植芰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
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
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
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
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
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
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
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
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

倫謂方明日何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
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
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
僮旣衆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
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
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如寧南山伐
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
爲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
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
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物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

淡

與太守隙
不已馴至
殺身惜哉

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于秋亭
飲酒、侃身大呼、顓深不取、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
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
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
好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
嶺湖爲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人、政慮決湖
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顓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
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
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未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

曰、韓亾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官

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

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道兵隨齊掩

討禽之、其一人性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

兵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

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

江口募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旣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宋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畢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推揚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時尚書令傅亮自以

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嬪安太守領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湛言

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
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
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
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
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
義康詔曰宜令思愆思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
至難忍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
者七載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
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坐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

荀赤松奏之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
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
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
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
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三十
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參
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
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
之答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
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

得免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
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
道側

唐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
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飾
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
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垂拱初詔
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與明堂大
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

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
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
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
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
或頓兵疫死亾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
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
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
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
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士姓兵討之

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
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
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
叛亾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
國有欲埒角亾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
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
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猶鳥獸親之則順疑之則亂
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
報讐之患懷不自安烏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
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旣無可言

十姓非臯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
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
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
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亾
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
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獠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
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
劉審禮舉十萬衆因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迺
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
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管蜀與中國不

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
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
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遠今
撒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亾者以攻邊是除道待
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中國之寶
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
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
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
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
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

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出軍帥趣轉餉以
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
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
庭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敵當若西戎不卽破
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
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
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貧夫之議誅
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論方山東饑關隴弊
生人流亾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
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

今復舉與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大略，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群臯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鈞捕支黨，誅蔓推窮，蓋獄吏不識

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虺賊千紀，自取屠滅，罪上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此頌、可以言事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

如此結局
不做人

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耻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許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

唐李白

附張旭斐曼

李白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

美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
水潁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
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
搯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已輒沮止白自知不
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
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
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
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

璘敗當誅初白游拜州見郭子儀平○得○意○事○奇之子儀嘗犯法
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
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
道尋陽釋囚辟爲叅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
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
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
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
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
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
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

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范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鞵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任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求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非虎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唐王維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
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
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
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
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
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王皆泣維聞悲甚
賦詩悼痛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
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皆下獄或以
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
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

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
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於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
不之臯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
一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
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維善畫尤精山水雲勢石色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
天機所到而學之者皆不及維所畫不下吳道元觀
其思致高遠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
意

唐杜甫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祖審言以詩名甫少貧不自振
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
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
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
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
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
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
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
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
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

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
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犇行
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並謁拜右拾遺與
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延蘭罷宰
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
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時所在寇奪
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
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
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
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

百中妙增
案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人類
依焉武冉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
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
躁傲誕嘗醉登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挺之
武父名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
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
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
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
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
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

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
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汗爲歌詩
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
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
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
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
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
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
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
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

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
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
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
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
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
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
漢武帝賦詠采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
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具雅鄭之音亦雜而
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安作建

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
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
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
以簡慢矯餓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
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
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節佻巧小碎之詞劇又
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
出而又爲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律詩由
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

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纖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
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
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
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
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
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
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
切。而脫棄凡近。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奧乎。

宋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
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
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旣而院吏考
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籠。瓜治
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
見之。真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
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骯法。以親嫌遂
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

宋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與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因薦師道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歛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

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頰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

臣則不見於三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
嚮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
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
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
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
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
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
致意焉。終不往。官頴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
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
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
疾歿。

晉王羲之附諸子孫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
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
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
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
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
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

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義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義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待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義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亾必從足下從容之適不若豁然聞懷當知萬

物之情也義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宜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宜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

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切。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

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釣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

三語是古
本題略本
額

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賤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

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功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然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斲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殫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軍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

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
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弦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
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必勝之
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
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
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
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
尚或于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大臣末行。豈
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

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
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
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
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
藪而已。願殿下暨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
以亾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
土飢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
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
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
生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米

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見或可佐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

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克此，其減死者可

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不移其家逃亾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逃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羲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每自稱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會

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出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

謙

厚邊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拜曰。視地利願養間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謙。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蒲。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弘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

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尊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唐懷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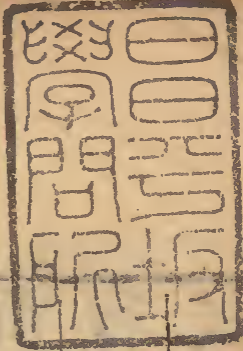
唐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細行萬緣。解膠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辯。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師。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尚

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至中夕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玉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真卿於是微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

元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祀子秦王德芳之後也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

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淡取也使桑哥鍾初鳴時卽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淡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



八紘集

卷五

集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in cursive script, arranged in a grid-like format with vertical line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the texture and color of the aged paper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